

静[一]述[林]

总主编 傅勇林

梦中的塞巴斯蒂安

SEBASTIAN IM TRAUM

[奥] 特拉克尔 著 林 克 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静一述林·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术论丛之三

总主编 傅勇林

梦中的塞巴斯蒂安

SEBASTIAN IM TRAUM

[奥] 特拉克尔 著 林 克 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中的塞巴斯蒂安/[奥] 特拉克尔著; 林克译.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7-5411-2951-3

I. ①梦… II. ①特…②林… III. ①诗歌—作品集—奥地利—现代 IV. ①I50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32617 号

MENGZHONG DE SAIBASIDIAN

梦中的塞巴斯蒂安

[奥] 特拉克尔著 林克译

责任编辑 张庆宁 (zqn621@sohu.com)

责任校对 金 欣

责任印制 唐 茵 周 奇

封面设计 任 熙

版式设计 张 妮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四川锦祝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1230 mm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30 千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2951-3

定 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静一述林》总序

荀子曰：“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一而静。”（《荀子·解蔽篇》）“虚”，然后“一”，然后“静”，然后知“道”。本丛书名《静一述林》，取其深意也。

王国维曾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百不失一。”学与思皆应从“身之所容、目之所瞩、意之所游”三个角度出发，追求“境真、境实、境深”三种“境界”。但“境界”是一种深度创构，是“本”，“天怀意境之合，笔墨气韵之微”，“放之可弥六合”，而后可以求“道”知“道”，故应将其作为理想的学术追求，“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本丛书体现了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全体同仁如是学术旨趣——静虑澄心，“虚怀若谷”，静一至道。于学科建设而言，此为根本，当有深意焉。

“大学，乃大师之谓也”。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全体同仁恪尽职守，教书育人，同时“皓首穷经”，不断提升理论素养，拓展学术境界，提高专业能力。我们高悬起“学术境界”这把标尺作为理想的目标去衡量、解读与阐释外语教学生动的现实实践，试图以求“道”之旨“月映万川”，鉴照理论与教学实际，使其呈现“有我之境”。本丛书的核心理论追求就是“求道”，并将其悬为映照万川之“月”，作为价值尺度，以求

“学理”。有鉴于此，丛书各位作者在丰厚的实践层面中梳理抉择，洞幽察微，同时以各种理论资源作为鉴照，拈出其中之要旨并移入当下之研究，遂在传统研究模式之中注入深切之内涵，“所见者真，所知者深”，所论“豁人耳目”，可见出笔墨“境界”，“理趣渐成”。

但是，“所知”因有“所见”，而“所见”当取定“立场”，首先解决“身之所容”，于是方有“目之所瞩”，从某一特定视角入手畅神而游，虽然“境界因地成形，移步换影，千奇万状”，“但游目骋怀，必是方得深景真意”。“意之所游”指“目力虽穷而意脉不断处是也”，这样“眼光收处，不在全图”，“合景色于草昧之中，味之无尽；擅风光于掩映之际，览而愈新”，“真境逼而神境生”，遂“境界全出矣”。但是，在“境真、境实、境深”三种内涵之中，前两者只是前提，“境深”才是关键，因为它强调境界的深层创构，认为学术境界并不是学术与教学实践单向度的经验再现。可以说，“境真、境实、境深”三种内涵以及“身之所容、目之所瞩、意之所游”三个层面，不啻“学术境界”的生成机制，也是外语学科对其教学实践活动进行创造性重组的逻辑出发点。知识与实践单元的重组为知识纤维（命题、规律、原理）的抽取提供了条件，也是理论系统化的必然。外语学科建设的生命力就在于能凿壁借光，以新的视野对各种理论与实践命题进行学术肌理上的知识注入，而后实施理论反思与创造性升华。升华后的知识与实践单元理论清晰度大大提高，也为外语学科理论的推演提供了学理基础。由于这些理论命题是在提取了相关的知识与实践单元以后所升华而成的，反映了其间的内在联系，所以应将其悬为

外语学科建设一种普遍的学术追求。如王国维所说：“言气质，言格律，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格律、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三者随之矣。”故此，本丛书据于“境真、境实”，追求“境深”和“境界”，此为“学理”，亦是学术“理据”，我们正在“路上”，自当深长思之。

升华学术与教学实践，“入门要正，立意要高”，当“通大义，识大体，立根本”。外语学者或教师应学贯中西，“灵根自殖”，因为“文人之异，在气格之高下，思致之深浅”，须如清戴震所言，追求“精审，识断，明辨，淹博”。“真力不至则精识不生”，然“学充则文至”，“学充”要求中外学养统摄，本土域外新知融合，要呈“自足圆融”之象，博洽周流，左右逢源，“更行更远更生”。学术“非真积力久，亲证而后得”，据此而与同人共勉。是为序。

傅勇林

(傅勇林, 文学博士, 教授, 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现任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

愧对蓝色的死亡

——献给 80 年代的情谊（代序）

刘小枫

“不愧于人，不畏于天”（《诗经·小雅·何人斯》）——对我们而言，这中国君子（最早的汉语诗人）的原初精神感觉是远古的漫夜，深邃得有如——借用特拉克尔喜欢的语词——“纯粹的蓝色”。面对这已然如蓝色灵光的远古精神感觉，现代诗人若有所失，难免会寻问属于自己的——亦即现代的所在——死亡。如果死亡属于人，“不愧于人”则不够，应愧对死亡吗？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爆发，27 岁的现代德语大诗人特拉克尔在战争前线因服毒过量而死。这死恐怕不能算自杀，兴许是意外；可是，从特拉克尔留下的诗作来看，诗人似乎早已踱入死的国度——不是有一束诗的标题就叫“逝者之歌”吗？“逝者”在哪里？他“栖居在夜的蓝色灵光里”，“周围凛然环绕着清凉的蓝光和秋天的余晖”——这个“他者”想必是诗人自己。20 世纪刚过去那年（2000 年），德国一位资深文学史家出版了一本书叫做《20 世纪五大德语诗人》，似乎要为 20 世纪的德语诗界确定谁获得了历史的迷离目光的挽留——5 个诗人的名额不是事先定下来的，而是有多少算多少。经过时间的“紫色痛苦和一个伟大种族的哀怨”（特拉克尔句），许多显赫一时的诗人随“冰凉”的时光而去，里尔克、特拉克尔、

霍夫曼斯塔尔、本恩、策兰被这位文学史权威认定成为 20 世纪历史所挽留的德语五大诗人。特拉克尔死得很早，留下诗作不多。笔者上世纪 90 年代初在巴塞尔旧书市场拣得《特拉克尔文迹全编》（含所有诗作、散文和书信），不过一册 300 页的书而已——诗人能否被历史挽留，不在写得多少，而在是否以尖利的语言刻写下让历史刻骨铭心的感觉。特拉克尔给历史留下了什么样的刻骨铭心的感觉表达？诗就是诗，非任何什么“学”可以把握——诗只能以诗的感觉去读，换言之，大诗人的诗只能通过大诗人的诗才能得到较为恰切的理解。博尔赫斯有一首诗让世上好些诗人自愧竟然还在写诗，这首诗题为“愧对一切死亡”。据说，成为诗人的感觉首先在于内心生发出愧对感，尤其愧对自己的死亡。可是，博尔赫斯没有说愧对“自己的死亡”，而是说愧对“一切死亡”。什么叫“一切死亡”？为什么是愧对“一切死亡”？语词“死亡”对于诗人乃是一个身体的所在——在那里，身体已然不在。“一切死亡”意味着死对于诗人而言不是“一个”自己，“死者不是一位死者：那是死亡”（博尔赫斯句）；因为，在“一切”死亡中，连纯粹的颤抖也隐没在“蓝色的幽暗笼罩着的家”（特拉克尔句）。也许，按博尔赫斯的感觉，一个人自己的死亡仍然实在，“一切死亡”却不实在而又无处不在：“死者一无所在，仅仅是世界的坠落和缺席”，就像“日子是百叶窗上一道流血的裂口”（博尔赫斯句）。我们的远古先贤说过，“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礼记·表记》）。愧对死亡是“人之所不能者”，博尔赫斯为何要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因为他是现代的诗人。何为现代的诗人？据西方的思想者说，现代诗人的身份标志是已然进

入纯粹死亡，置身于所谓“一切死亡”之中。纯粹死亡无异于现代诗人的自我感觉，现代诗人正是通过这纯粹的眼睛来看历史具体的生命：我们夺走它的一切，不给它留下一种颜色，一个音节；这里是它的希望不再注视的庭院，那里是它的希望窥视的人行道。——作为现代诗人的“我们像窃贼一样已经瓜分了夜与昼的惊人财富”（博尔赫斯句）。没有进入纯粹死亡，并进而用这纯粹的眼睛看生命，就还算不上是真正现代的诗人——有人会是诗人，但不是现代的，尽管他生活在现代；有人会是现代的，但不是诗人，尽管他“写诗”——如今我们有太多的“诗人”，甚至有拥抱别人和自己死亡的诗人，他们在沸腾的文化街市之上或之下去寻找庄重的天空，却丝毫没有“愧对一切死亡”的感觉。“不愧于人，不畏于天”——高古的汉语诗人看重对当下生活的纯粹愧然，而非对纯粹死亡的愧然。为什么非要从对当下生活的纯粹愧然转向对纯粹死亡的愧然？——因为，博尔赫斯回答说，生命的嘴唇满含回忆，生命迟缓的强度是珍惜痛苦的希望。“不愧于人，不畏于天”与“愧对一切死亡”的差异，俨然刻写了古典与现代诗人的生命感觉差异，但在博尔赫斯的感觉中，纯粹死亡的愧然恰恰源于古典的纯粹生命的愧然，这古典式的回忆和希望乃“现代”生命的“夜与昼的惊人财富”——难怪特拉克尔的《逝者之歌》最后两行写道：“寂静的家园和森林的传说，规范，律法和逝者洒满月光的小径。”（林克译文）特拉克尔用自己极富色彩感的语言才华所呈现出来的正是“一切死亡”这样的现代感觉——特拉克尔喜欢写“梦”，梦在他的诗笔下有如纯粹死亡。奇妙的是，这“一切死亡”的感觉虽然纯粹，在特拉克尔诗语

中却色泽斑斓——主色为“蓝色”和“紫色”。下面这首诗并非特拉克尔之作，而是我用从他的散文《梦魇与癫狂》中挑出的色彩句随意组合而成的一首拟作，不妨题为“愧对蓝色的死亡”：从蓝色的镜湖步出妹妹瘦削的身影夜里他的嘴破裂像一枚红色的果实他窥视幽幽停尸间的尸体，美丽的手上腐烂的绿斑他走进褐色的河谷草地，哦，狂喜的时辰绿色河畔的傍晚，灵魂悄悄吟唱泛黄的歌谣他以紫色的前额走进沼泽，死亡踏出紫色的花朵妇人的长裙发出蓝色的窸窣声，红色的猎人走出森林他继续坠入黑暗，惊奇地望着金色的星空在院子里渴饮蓝色的井水哦，神采奕奕的天使被紫色的夜风吹散蓝色的幽暗笼罩着家。特拉克尔特别喜欢蓝色，大概与他喜欢的前辈“蓝花诗人”诺瓦利斯有什么关系——这里不便谈论诺瓦利斯，他的生命本色就是“蓝色的幽暗”本身……

2004年5月于中山大学

附记：差不多20年前，我为“新知文库”做选题时，挑选了德国Rowohlt版的《特拉克尔小传》，委托林克兄翻译。林克和我是大学同学，比我高半个年级。读书的时候，我仅仅听说他嗜酒、好游山玩水，从没听说过他念书用功（和偷偷写诗）。没有想到，毕业时他竟然是留校的高才生——才子就是才子。以后的岁月，他在北京大学德语系继续念了学位，到维也纳进修，随身不离的仍然是两品所好：德语现代诗和重庆醇老的酒。《特拉克尔小传》翻译出来后，我的审读无异于享受：对照德文原文读《特拉克尔小传》中辑录的特拉克尔纯粹蓝色

的诗句和散文，有如踏进“褐色的河谷草地”——可惜译稿在1990年流落别处，一直未见问世，迄今仍为憾事。如今，林克兄终于完成了我念念不忘要他译的这部特拉克尔诗文集，并问序于我——我心中涌出的尽是上世纪80年代的那段情谊……



目 录

《静一迷林》总序	001
----------------	-----

愧对蓝色的死亡	001
---------------	-----

——献给 80 年代的情谊（代序） 刘小枫

 诗 集

致妹妹	003
澄明的秋天	004
深 渊	005
诗篇（第二稿）——献给 K·克劳斯	007
死亡临近（第二稿）	009
阿 门	010
傍晚之歌	011
三窥亚麻布——致 E·布施贝克	012
夜 歌	015
埃利昂	016

梦中的塞巴斯蒂安

童年	023
时辰之歌	024
途中	025
风景 (第二稿)	027
致男童埃利斯	028
埃利斯 (第三稿)	030
霍亨堡 (第二稿)	032
梦中的塞巴斯蒂安——献给 A·洛斯	033
沼泽地 (第三稿)	037
春季	038
兰斯的傍晚 (第二稿)	039
僧山 (第二稿)	040
卡斯帕尔·豪斯之歌——献给 B·洛斯	041
夜	043
恶之转化 (第二稿)	044

 孤独者的秋天

公 园	049
冬天的傍晚（第二稿）	050
被诅咒者	051
索尼娅	054
追 随	055
秋 魂（第二稿）	056
阿弗娜（第二稿）	057
孤独者的秋天	058

死亡七唱

安息与沉默	061
阿尼芙	062
诞生	064
没落（第五稿）——致 K·B·海因里希	065
致一位早逝者	066
灵性的暮霭（第二稿）	068
西方之歌	069
澄明	071
焚风	072
流浪者（第二稿）	073
卡尔·克劳斯	074
致沉寂者	075
基督受难（第三稿）	076
死亡七唱	078
冬夜	080

逝者之歌

威尼斯	083
人间地狱	084
太 阳	086
笼中乌鸫之歌——献给 L·V·菲克尔	087
夏 天	088
残 夏	089
年	090
西 方（第四稿）——献给 E·拉斯克尔——许勒	091
灵魂的春天	094
昏暗之中（第二稿）	096
逝者之歌——致 K·B·海因里希	097
梦魇与癫狂	099